

武侠系列「台湾」

关洛风云录

下



2

司马翎作品集



司马翎作品集



美洛風云录

下

「台湾」司马翎 著





目 录

第一章	祸始萧墙 哀生静室	异代名门失秘录 百年孤诣得传人	1
第二章	萍水相逢 金针一度	剑气青冥惩桀傲 敌亡血溅尚从容	16
第三章	白骨一掌 黄河六怪	小恙缠绵原国色 大艰顷刻现魔僧	31
第四章	魔氛弥漫 仙露渊源	棋逢敌手 惊见伊人	52
第五章	玉肩一拒 强敌环伺	顿消壮志 远扬他乡	65
第六章	千里求灵药 两番逞余力	慈云中伏 恶道心寒	79
第七章	好结后缘凭佛子 历经艰阻遇渔人		93
第八章	枉抛心力 略试机谋	等闲岁月 幻境天香	106
第九章	泓水技穷遣君去 空山喁语唤春来		119
第十章	劲弩六合 妙计连环	阵中泉眼命如蚁 袖里乾坤利似刀	133
第十一章	双凶一炬 众魅多情	夺命偏劳纤指 娇花本属痴魂	146
第十二章	已卜佳期 多磨好事	逝异青冥非合浦 拚将碧血洒沙坪	159

第十三章	鸠杖重如山 达摩三剑惊天地 银光快似电 岛主只身震山川	173
第十四章	柳暗花明 绝境新庄开局面 燕啁莺哢 灰心今日隐姓名	186
第十五章	撞破奸情 腹坦东床原有故 翻留冤孽 酒酣平视本无私	202
第十六章	荡漾春心无定据 凄凉经卷祝谁人	215
第十七章	绣阁春留 旧欢新梦 漩涡魂断 入死出生	229
第十八章	绝地无缘传秘技 香园有意觅仇家	241
第十九章	剑法双无弹指乾坤撕鬼录 敌忾如一奋身滇蜀认蛛丝	254
第二十章	毒手称七煞 一线亲情寻下落 苗峒列双雄 余生风烛畏烽烟	267
第二十一章	舍命斗宿仇无功火弹 勉力荡魔影独炸妖巫	284
第二十二章	姹女迷魂火狐就缚 伊人忽现妖邪亦生	302
第二十三章	殄妖定情 金顶高僧仍念旧 舍心求欲 黑甸俗子每焚身	319
第二十四章	金刚趺坐 峨嵋降妖原一脉 羊角长驱 苗汉传功第几人	337
第二十五章	千里追踪 碧剑歼双鼠 一朝坠谷 腐尸认前贤	356
第二十六章	斩蟒移居紫旧事 开怀迎客接新春	371
第二十七章	良宵佳日来暴客 万水千山结仇家	386

第二十八章	域外魔功逢敌手 昔时旧梦误伤心	405
第二十九章	孽报岂无因 陇北三魔奔远道 密谋偏有耳 江南七侠斗新仇	422
第三十章	京华冠盖风波恶 草菅元凶侠义心	440
第三十一章	无意有家 鼠猫成大狱 弃明投暗 男女闹深宫	455
第三十二章	高手相争 惊心动魄 上人我执 摘叶飞花	473
第三十三章	天龙竖指 幸破神功匿王府 银烛传情 傲夸国是数奇人	487
第三十四章	琼筵出丑 飞觞酒令 玉女移心 托泪情诗	499
第三十五章	初入名山 金顶云海争奇变 未逢倩女 石边刀光逞神通	511
第三十六章	禅关深锁多情种 陌路翻疑仗义人	524
第三十七章	珠光入眼 小人艳姝同结怨 剑气惊魂 盗子奇士并斗功	536
第三十八章	心许旁鹜折党众 情有独钟斯恨同	549
第三十九章	凤舞九天 水寇命绝 魂游一隅 远客胆摇	561
第四十章	金针剑气一风施妙技 铁牌刀光群雄陷重围	573
第四十一章	各显神通 玄阴斗七煞 共惊磁力 毒计陷旁人	586
第四十二章	无端剑飞来 寒光魔煞相持苦 欲将头取去 敌忾仇讎已结恩	599

第四十三章	十年慈泪 受恩穷溯 一水轻舟 结伴急行	611
第四十四章	一苇渡江原是幻 联船拒敌计非常	624
第四十五章	连环船魔剑斗毒蛟 不速客湖边现髯龙	636
第四十六章	碧螺毒剑得心应手 玄阴秘技克敌报仇	649
第四十七章	昂日玄阴剑气腾卷 猿公魔手虹影纵横	661
第四十八章	砂飞石走异客订交 丝纷絮乱高人斗剑	673
第四十九章	凤孤湖海芳心苦 力尽沧波敌恨消	685
第五十章	溯恩结伴京师去 避敌人闺魔煞来	697
第五十一章	弱女庇英雄 新恩难却 内伤困名手 人影忽现	709
第五十二章	无心种孽果 汝赎翻自赎 含怨掷玉环 无情却有情	721
第五十三章	孤征北地 雄心力奋 俱忌南人 魔首计穷	734
第五十四章	施诡计剑底亡魂终伏诛 毙元凶匣中灵药总无缘	747
第五十五章	银流砂焦 立毙仇讎得至宝 山裂天摇 且提利剑入禁宫	760
第五十六章	怒挥孤剑 禁宫夺魄 傲拒群魔 铁掌歼仇	773
第五十七章	剑术已通神 番僧震恐 丹灵亦束手 少侠奔波	785

第五十八章

只为伤心永怅恨 721
都缘滞足更急焦

第五十九章

药到危消 岭南识勇士 808
恨深计毒 崖上舍情仇

代 后 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820

俠



29 孽报岂无因 陇北三魔奔远道 密谋偏有耳 江南七侠斗新仇

上章说到冷面魔僧车丕夜入孟姓农家，将胡阿囡弄至阴精摇脱，把紫河车取到手后，复想施杀手，杀死胡阿囡，不合用火折子照到她的面孔，大吃一惊，那只快要点向“百会穴”的鬼爪，再也落不下。

在微弱的火光映照之下，她底眼睛周围现出一圈黑晕，面容显示出极度疯狂和疲倦后的松弛，可是不曾稍减面庞的丰腴圆润，尤其那一对弯弯的娥眉，那神情和样貌，简直便是当年的她——阿莲！

她微微动弹，略有痛苦地抽搐一下，但没有睁开眼睛来。冷面魔僧车丕愣住好一会，倏地腾身下床，从衣服中搜索一会，找出两粒丹药，复又跨上床去，捏开她的小嘴，放进口中，接着自己伏下去，嘴对嘴地度以唾涎。那两粒丹药原是他自用的珍品，最能提气益精，培元固本。

他更不迟疑，复又翻身下床，把床下的男子搬回床上，自个儿穿回衣服，返顾一眼，心中一阵怅惘。不过这时知道那胡阿囡决无意外，并且当她回醒，也想不到竟是如此这般而堕下胎儿，于是他脚尖微一用力，穿窗而出。

他一径回到邛山下旧桥店，那儿有他手下徒党预备好歇足之地，当晚他心神不定地熬过，直至次日。

大清早他便起来，着人设法寻来一袭土人衣服，戴上帽子，

飘然走到胡阿因父母所开的杂货店去。

整个村镇中，只有这一家杂货店，因此生意十分兴旺，他站在门外伫望了片刻，里面一个妇人正忙着收钱。

车丕踌躇着，拿不定主意要进店胡乱买些东西与否，而那样便可以清楚地看到那妇人的面容。

那妇人忽然抬头，眼光无意中落在他身上。两人目光一触，但觉四周的喧嚷，活动都突然停息了……

她的手一松，一大串制钱掉落地上，哗啦啦散滚满地，立刻惹起一阵骚动，她似乎突然惊醒，深深吸一口气，垂下眼光，随着好些人往地上拾回散落了制钱。

冷面魔僧车丕痴痴地伫立了好久，杂货店中已恢复了忙碌的买卖，刚才那妇人的失态，半点儿也没有引起谁的注意。可是那妇人此刻再也不抬头起来，仿佛已是全心全意在数算着收入的银钱……

他轻轻叹口气，慢慢离开这儿，秋风嗤笑似地刮过他身畔，风中翻滚着好些枯叶，他一生之中，仅有的一次真情，竟像秋风般萧索，枯叶般无根——而他还不止这样，他竟然还伤害了他的女儿……

到第二天他才离开旧桥店，在他最后逗留的晚上，他曾到阿莲家去。虽然起初阿莲不理睬他，但后来终于告诉他说，嫁给孟姓的阿因，正是他嫡亲的女儿，证据是她在冷面魔僧车丕一度春风之后，隔两个月便嫁给胡阿土，而阿因则未足月便出生，并且此后阿莲再也不曾生育。

阿莲并且告诉他关于阿因体有奇征，以及昨天晚上小产之事，当时车丕的心中，说不出多么难受，他留下许多银子，着她送些与阿因，便失魂落魄地去了！

他此后虽是走到天涯海角，可是这件事将会永远缠住他，而且是从他内心中撕击，永无休止之时。

当他回到洛阳，才记起那副紫河车在他一怒之下，已经摔弃了。这刻他已没法向星宿海老怪交代，于是决定投身玄阴教，因为玄阴教主鬼母的声名，比之星宿海老怪更盛，而且，他只有这个办法了！

此刻他和九指神魔褚莫邪、雪山雕邓牧藏身在一处隐僻的山坳。他趁个空，把一切都告诉九指神魔褚莫邪，最后道：“褚老大，我自己的痛事，可以不必再提，但关于星宿海两老怪那回事，却不得不想个法儿。你试想当十年前，他们能够在三招之内，使我双膝沾地，我是万万不行的了，况且那姓袁的女孩，她的本领是我亲眼目击，连移山手铁夏辰和少林铁心大师，也立刻甘拜下风，匆匆而退。她硬受铁夏辰一掌的工夫，简直便像当年我们在铁夏辰家中所遇见的老道一般，你想够多么吓人？如今英雄尽出少年，试看教主座下四高弟，哪一个不是称得上武林高手，还有那石轩中，更是出色，无论如何，我是不敢跟星宿海两老怪为敌……”

九指神魔褚莫邪细细推想一番之后，不觉微微动容，道：“你说来有理，我们怕难与星宿海两老怪为敌，这样我们只好投奔帝京，托庇官家了！”

这天晚上，他们三人四下巡视，始终没有见到白驼派的人回到坡上屋中。彼此狐疑地推测许久，也没有寻究出白驼派远来中土，为的是什么事！

白天之时，三人分头勘查群山，看看他们有没有留下挖掘的痕迹，可是任什么也没有，于是三人一齐坠入疑雾之中。白白结下一桩冤仇，却为的是什么还不知道！

再守了一个晚上，白驼派的人未曾再现，到了拂晓之时，三个人各自歇息了好一会，便商量起来。雪山雕邓牧道：“依我看来，此事大有蹊跷，他们白驼派一战之后，至今踪迹全无，决不会是因为惧怕我们！不过我们整日守株待兔，又没有什么目的，

更不划算！”

九指神魔褚莫邪道：“但好歹我们得寻究个明白呀？凭我们三个老江湖，平空结下一段梁子，还不知道人家是打什么主意。传出准保教人笑死！”

“我们不说，有谁会知道？”冷面魔僧车丕接口道：“他们白驼派决不会传出来，此刻他们也许已回西域，我们还在呆等，这才是大笑话哩！最好还是动身晋京，少受些风霜之苦为妙！”

褚莫邪沉吟无语，他知道车丕心中惶惶，巴不得赶快到达京师，寄身宫廷大内，以免让星宿海的天残地缺寻来，遭了毒手。雪山雕邓牧最为赞成车丕末后两句话，当下提议道：“车香主之言不差，想那京师繁华快活，何等自在，早日享受一番，不枉离山此行。我们大可以弄些手脚，布下疑阵，使白驼派的人回来，以为我们在一旁窥伺，睡觉也不得安稳，两位以为如何？”

这一席话，褚、车两人都表赞成，当下立即行事。三人联袂走到那山坡，冷面魔僧车丕一马当先，来到一座最体面的屋子外，振吭念诵几声佛号。

片刻间，板扉推开，一个三十左右的彪形大汉，走将出来，有点诧异地道：“大和尚清早便来募化，也不畏山风凛冽？请进来寒家吃点东西……”

这时，褚、邓两人已走过来，车丕道：“老衲并非求施主布施，只因路经此地，见有戾气郁结，将不利于本地，我佛慈悲为怀，欲替施主等解凶趋吉，故此惊动施主！”

那汉子微现惊色，道：“大师的话当真么？小的是本处十七家猎户首领，还请大师父慈悲赐告其详！”

冷面魔僧车丕暗中一笑，装模作样地四顾一番，然后十分严肃地道：“既是施主见信，老衲便不妨直言。首先请问施主贵姓高名，以及此地何名？”

那大汉道：“小的姓彭，原名勇，世居于此，以行猎及采药为

生。此地名唤将军坡，据传前朝有一位驻戍在这儿附近的一位千户长，埋骨此地，乡下人见到带兵的官，都唤作将军，因此得名！”

车丕大点秃头，顺口诌道：“老衲果然没有走眼，那凶事正落在那位将军身上。彭施主请听着，将军坡能够家家安居，户户温饱，正是受那埋骨此地的将军风水所荫，若让人破坏，全坡十七户人家立遭凶煞，在家者疾病入户，出门者虎豹当道。彭施主既是一方之首，千万紧记此言，如有异方之人，或是面生可疑者，切勿粗心错过，要小心防范——”他歇了一下，朗诵一声佛号，继续道：“施主等可能不堪自保，如有危难，即速遣人走向东面群山之中，高呼褚莫邪及车丕之名，自然有人来此解救！”

大汉彭勇豹眼圆睁，正不知信好还是不信，冷面魔僧车丕暗鸣一喝，双袖由下向上一拂，蓦地里卷起两股风沙，袖风中砂石飞扬，木叶乱舞，声势惊人。彭勇不由得身形一挫，蹬蹬连退回到屋子门口去。眨眼之间，风平砂定，尘飘叶落，只见一僧两俗，已如三缕轻烟般，转过山坡，倏忽隐没。

彭勇自家愣了一会，思索这三人来得突兀，去得霸道，所说的话，虽不一定是真，却也未必要是假，当下便传告众猎户。

三个魔头，哪管此举会替人家惹来什么祸事，反而兴兴头头，径直扑奔出山去。

一路经平阳、汾州，过太原、寿阳，入直隶省，过正定，北上帝都。三人早已买了三匹牲口代步，沿途倒不觉劳顿。

这天晚上，来到保定府，找个客栈安歇下牲口，便一同出店，寻地方吃喝作乐。

他们顺着南大街，一直走向市中心，满眼热闹风光，好不开心。九指神魔褚莫邪左张右顾，走离一点，前面车、邓两人，摩肩并走，忽然迎面一个老回子，匆匆走过，险些儿两下相碰。冷面魔僧车丕因他是个回回装束，勾起白驼派维人印象，眼睛一翻，

死劲钉那老回子一眼，雪山雕邓牧却也却步凝顾，那双眼睛就像电光一闪。

老回子见这两人走在一起，不伦不类，而且都是眼露奇光，神气特别，不觉吓一大跳，面上大大变色。随即急步钻入人丛，走开几步，还害怕地回首看两人有没有跟来。

冷面魔僧车丕疑心一起，用当年九指神魔褚莫邪拍挡横行之时的口头禅，说了几句。跟着便拉了雪山雕邓牧，往街旁一家酒馆走进去。

两人要了酒菜，便吃喝着，也不等九指神魔褚莫邪。雪山雕邓牧这时已忖测到是什么一回事，也自放怀大嚼，整锅的羊肉，顷刻间便倒进两人肚中。

酒店中的坐客，自然十分奇怪这个不忌荤腥的和尚，不免诧异地多望几眼。只是冷面魔僧车丕毫不在意，依然饮酒食肉，旁若无人。

大约过了大半个时辰模样，九指神魔褚莫邪走进酒店来，一见桌上肴核狼籍，便皱眉道：“喝，好个车老二，没的支使我吊住那老回子，来回跑一趟，你自己却大嚼得快活——”说着话，拉开圆椅，坐将下去，扭头招呼堂倌再摆一份杯筷，另外一锅羊肉，一壶老酒，接着又道：“不过，车老二这次真有你的，总算没白跑一趟。”

两个人听了精神一振，伸长脖子去听他说，褚莫邪道：“我听了车老二的暗语之后，故意甩在后面，那老回子在人丛里屡屡回顾，见你们进酒店去，便折转身，鬼头鬼脑地向店内窥探。我返身先走数丈，果然隔了一会，那老回子匆匆越过我，一直走向南门。这人疑心甚大，我虽然不起眼，但仍被他注意到，当下他唯有躲得远些。一直到南门边，他折进一条僻静的横街。我估度方向，打前面的横街折进，四顾无人，便径自越屋遥窥。那老回子在一家后院处停住，轻轻敲几下门，里头有人开了，他闪身进去。

我犹豫半晌，不能立刻决定要不要逼近去查探，忽见那后院门呀地打开，一个娘儿闪出来。她估不到对面屋背有人窥伺，见横街无人，便一掠数丈，穿出横街。我连忙溜下来，折出横街，那娘儿正沿着我们来路，一直前走，我在后面跟住她，她可一点也不曾注意到。当她经过这酒店之时，也是掩映地偷窥了好几眼，才袅娜地一直走去。我径自走过对面街，斜眼偷看，那娘儿好狡猾，走了三四丈，倏地转身，径往回走，那双水汪汪的俏眼，闪烁不定，幸亏我已走过街这面，行人又多，她才没曾发现我。我料她定是回到那座屋子去，便不再跟着，歇了半晌，才进店来。”

冷面魔僧车丕皱眉道：“褚老大，那么你发现了什么呢？光是那老回子的鬼祟行径和那小娘儿身怀武功，与我们何干？对了，你可曾看清楚那小娘儿的面貌么？是不是圆圆的脸庞？身体也微微发胖？”

褚莫邪会心一笑，道：“我看得十分清楚，那娘儿生就一对水汪汪的媚眼，瓜子脸，身材如杨柳临风，极是袅娜，决不会是姓袁那女孩！”他的话忽然停住，回眸向雪山雕邓牧道：“邓香主，你觉得这种行径和人物，有没有意思？”

雪山雕邓牧沉吟半晌，压低声音道：“意思不是没有，可是和我们没甚相干，根本我们虽然决定找诸葛太真，但他未见得一定信用我们，所以暂时与他们并无瓜葛！”他的声音极细，显然甚为慎重。

九指神魔褚莫邪点头道：“邓香主所言自有道理，不过，既然我们要投效官家，此刻正是好时机，好歹立点功劳，面子有光。”

“这样说来，你们忖猜那姐儿便是江南七侠之一了！”车丕恍然插口道，“唔，他们活该倒霉啦，传说这吕四娘武功能为，十分出众，已得独臂尼真传，尤其于剑法有独到造诣，这次可要斗她一下！”

雪山雕邓牧却矍然道：“车香主别小觑此女，她虽然年纪不

大，功力未到纯青之候。但那剑法之轻灵毒辣，与及临敌时之机警诡诈，却是高人一筹。连宫廷罗致的好手们，莫不对她十分忌惮。况且还有甘凤池白泰官和周浔等，无一不是硬手。我们虽有三人，却仍要多加小心哩！”

九指神魔褚莫邪也点头附和道：“邓香主这份小心，并不为过，想他们江南七侠，年来闹得京师震动，把两藏喇嘛好手勾来不少，可见诸葛太真那份工夫还觉得为难，我们焉能小觑人家？”

这时，堂倌已将一锅羊肉和一壶烫热的酒，放在木盘上，托将过来，看看走正这边桌子。忽然隔两张桌子那边哄然大哗，许多坐客纷纷离坐，人声人影乱幌中，那堂倌“哎”地一叫，身子一侧，手上托的羊肉火锅直向三人砸下来，心中大惊，以为这次必定把这三个客人烫个满身淋漓，甚至要受重伤。哪知就在欲倒未倒之际，猛觉身躯被什么一束，立刻扶正，手中的木盘纹风不动，依然平托在手上，不过木盘上热汁和滚酒已流了一盘，只差幸没有砸掉东西，不觉大为惊愕。

其实当他仆倒之时，桌中三人哪个不是身怀绝技之士，岂能由得他扑倒，车丕在侧边一袖拂去，将他身躯扶正。而褚莫邪也自一探手，发出掌力，把倾侧要坠下的火锅和酒壶逼住，轻轻一送，那木盘仍然平托在堂倌手中，只是羊肉汁和酒已倾泻在木盘中了！

雪山雕邓牧却张目如炬，转头四顾，低声咒骂一声。褚莫邪不悻地道：“喂，你还不把东西摆下，想再来一次么？”说着话间，那双眼睛已扫向喧哗起处之桌。只见几个兵勇差弁，满脸酒意，连坐也坐不大稳，其中一个已伏在桌上，面前秽物狼籍。敢情是他方才忽然呕吐，直喷过邻坐，所以使得隔坐的人哗然起避，而堂倌也就让人碰着，或者是给吓着而倾跌。

不过这三人都久走江湖的魔头，凡事都往深处想和观察。邓牧道：“我分明看到一个人十分敏捷地溜出店去，而且……”